

# 新秋西岭后

本报老年记者 杨凤莲

一场秋雨退去了末伏留下的湿热，望着明净的蓝天、通透的白云，几个文友即刻兴起，相约要去太行深处西岭后村，看一场明黄秋色美景。

“哇，看那树上一串一串青的、黄的、红的柿子，都闻到甜味了！”

“瞧，那玉米棒子、那勾头弯腰的谷穗多喜人……”

出门便有好风景，走着、看着、说着，车就拐上了一小段土路。在农庄主人的招呼下，我们来到右边岭上的简陋农家房前。只见大棚里养的鸡鹅，不时咯咯嘎嘎地欢叫着；山岗下废蓄水池改建成的鱼塘，隐约有鱼儿在游动……几个钓鱼发烧友立刻放好水桶架起钓竿，聚精会神进入了钓者的世界。

我们也拿起挖红薯工具，下到土坎下去挖红薯了。

来到缀满黄、红灯笼似的柿树旁，一丛丛、一片片正开着细碎黄花的野山菊在微风中摇摆，一阵秋风掠过脸颊，野山菊便香透了衣裳。垄埂上，胖嘟嘟的红薯

从干硬的土中露出酱紫色的脑袋。

久居钢筋水泥丛林中的文友们，撸起袖子开始挖红薯了。

我唱着心中的秋歌，坐在高起一点的红薯埂上，开始了摘嫩红薯叶的秋收劳动。

走出拥挤的城市，来到晒着秋阳、闻着泥土芳香的太行山中，我两只手不停地采摘着身边的红薯叶，抬头间，却看到两个往地边石堰上抱红薯秧的中年妹妹正笑容满面地看我呢！

“这是你们家种的地吗？”

“不是，我们种得少，早收完了。我们是来帮工的，一天8个小时60元工钱，中午不耽误回家给孩子们做饭。”

“不用出远门也能挣点零花钱，多好！”

说话间，一文友小妹麻利地跑到地边，折了一枝绿叶中带一串发红的柿子让我拿回家当景观。看着这枝太行山中的大自然小工艺，我高兴得老脸也变成了柿红色。

很快，文友静妹就将挑选好

的两袋红薯放到我身边。

说着话干着活儿，不知不觉已快晌午了，挖红薯劳动也结束了。大家带着购买的红薯，我带着红薯叶，回岭上吃饭了。

哎呀，只见一口锅里正煮着嫩玉米穗，一口锅里正蒸着新挖的红薯，一口更大的锅里正煮着金黄的玉米糝、红红的老南瓜块，锅底的干柴树枝唱着欢快的歌，正伸出红红的火舌舔着大铁锅底。待熬熟了玉米糝、老南瓜块，将白生生的面条下到锅里，又撒入适量盐和切碎的红薯叶后，农庄主人使用长把大铁勺将直冒泡的糊涂面条翻搅匀和，倒入一大勺花生油，投入花椒、葱花、蒜蓉，一锅色香味美的农家饭就做好了。

“开饭喽！不管好管饱嘞！”

随着农庄主人一声吆喝，我们开始啃着香嫩玉米，吃着甜糯红薯，喝着具有独特美味的地锅糊涂面条。在大家一声接一声“真香呀，真甜呀，真好吃呀”的感叹声中，我们将太行西岭村新秋的鲜物收进腹中……

## 和父亲聊天

□原田

“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夏去秋至，北院东侧，灵石耸立，桂似华盖，桌如玉盘，一茶一书，一老一少，又谈起大国兴衰。老者家父，少者吾兄。

家父已逾米寿，吾兄赋闲多年，本无案牍之劳，怎么又说起国事呢？“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这或许就是“天问”吧。春季家庭读书会上，父亲向家人推荐新加坡学者马凯硕一书《中国的选择》。父亲近期读系列丛书《国家政治经济公务人员重要

读物》之《大国兴衰》，此书是英国人保罗·肯尼迪所写，也是一个大部头。父亲说，这本书涉及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方方面面，回顾与反思了从1500年到2000年500年间世界主要大国兴亡盛衰、成败得失的经验。

农家小院，父子闲谈，舒以情怀。说到孔子，家兄描述了一种现象，可能多数人都身临其境吧：“孔子从不主张拿刺刀逼人下跪。海内外数千座孔庙，但凡入者，无论是游人、学者，还是政客，都会磕头膜拜。”

## 秋韵

本报老年记者 陈丽娟

走进九月  
在家乡的田野上  
处处溢彩流香  
因为此时  
秋已踏着轻盈的脚步  
落脚于原野  
它用曼妙的舞姿抖动着水袖  
把怀中的红和黄  
抖撒在山川、田野、村庄  
红得鲜艳、黄得透亮  
层层叠叠渲染出人间最美的模样

天高云淡秋风送爽

田野里色彩绚丽好风光  
成熟的庄稼金光闪闪  
呈现一派丰收景象  
累累果实压弯了树枝  
红红的脸蛋向着太阳

明月皎皎稀星眨眼  
东篱的菊兀自开出浓浓的秋色芳香  
长空的雁群在秋风中变换着阵形  
一声声鸣啾唱出季节的别离和宁静、肃穆、霜降似一首歌  
告别远离的故乡

## 秋的念想

本报老年记者 王根才

秋水长天  
明净高远  
秋光斑驳  
田野日渐饱满  
秋色陆离  
大地趋向简单  
五谷在风里飘香  
落叶在雨中零乱  
生命色彩的底蕴  
像秋天那样简单  
秋光无限  
能否留下一点空间  
秋色连绵  
是否储存一些想念  
在这成熟的时刻  
在这收获的季节

无悲无喜  
不问聚散  
放下繁华  
闲居田园  
亲近草木  
拥抱自然  
给心灵放个小长假  
把身体安放舒坦自在  
岁月静好  
亲朋相伴  
一壶老酒  
两个小菜  
煮茶品茗  
开心聊天  
惬意地享受  
这清澈透明的秋天

## 家乡的柿树

本报老年记者 张德安

秋天的柿子快要熟透了，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想起家乡的柿树。

打记事起至上世纪80年代，我家所在的博爱县月山镇生长着大量柿树，我们村最多。大路边、大河旁，小路边、小河旁，田野里、山坡上，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

我们这里的柿树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方块柿树，一种是火罐柿树。方块柿树的果实不是规则的正方体，柿子的上下面是正方形，侧面是长方形。火罐柿树的果实形如拔罐用的小火罐，直径两三厘米，高四五厘米。成熟后，火罐柿更甜。

柿树有高有矮，低矮的柿树主干粗、树冠大，炎热的季节有大

片的树荫。劳作的人们，午饭后来到树下午休，干活累了也在树下歇息。这里也是儿童的乐园，我们常在这里捉迷藏、猜谜语、听故事。在我们村通往月山车站的一条大路旁，长着一棵特大的柿树，树下的空地也较大。这里是生产队白天开会的地方，来来往往的行人也在这里歇脚。

国庆节前后，熟透的柿子挂满枝头，犹如一个个小红灯笼。摘下它们放在屋里，可随时食用，像蜜一样甘甜。没熟透的柿子，削去皮挂到阴凉处，一段时间后就成了人们熟知的柿饼。没熟透的柿子也可放在五六十摄氏度的温水里浸泡三五天，就会变得又脆又甜，这叫溇柿子。那时的溇柿子，是把柿子放在

瓷盆里，加水置于灶台上保持温度的。吃罢熟柿子留下的薄皮，晒干了磨成粉，我们这里叫柿炒面，干吃或加水拌着吃均可，挺甜的。那时，人们的生活还不富裕，家乡的柿树为乡亲们作出了较大贡献。

农田分到农户承包后，柿树也随着田地分给了农户。农户认为柿树影响了粮食生产，就把它砍掉了。40年后的今天，除了山地里还有几棵柿树，山下的田间道旁早已没了它们的踪影。但是，每到柿子成熟的季节，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它们。

想起家乡的柿树，就回到了童年；想起家乡的柿树，口水就多了起来；想起家乡的柿树，满眼都是那小红灯笼。